

“大思政课”视域下——

青年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刘美瑜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铸魂工程，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而富有理论素养与创新活力的青年大学生，正是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走进乡村、投身志愿服务，既是把青春智力汇入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更是让“行走的思政课”落到田间地头的生动实践。本文将从青年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境出发，论述青年学子赋能乡土文化的核心特质、实践模式，以期为高校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提供有益借鉴。

双向赋能

促进青年成长与乡风文明

志愿服务并非是单向的文化输血，而是一场双向奔赴。在涵养乡风文明的生动实践中，青年学生与乡村大地同频共振，生动印证了“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与文化育乡的高度统一。

立足实践育人，在丈量大地中淬炼知行合一的青春本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乡村是最生动的社会治理现场。青年在最基层、第一线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他们得以亲眼见证惠农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对党的创新理论从抽象认知走向情感认同；他们在倾听民情中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理解“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到群众中解决难题”的为民初心；在知行合一中锤炼能力，培育强农兴农的责任担当。

着眼文化育乡，在共创共享中激活乡风涵养的内生动力。青年志愿服务的核心不在

于“送文化”，而在“种文化”。志愿团队用贴近群众的文化共创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更在过程中发掘培养本土的文艺骨干与宣讲能手。这种让村民从台下看变为台上演的共创模式，唤醒了村民参与基层善治的主体意识，帮助乡村文化生态在自我更新中生生不息。

立足专业

锤炼赋能乡风文明的核心能力

让志愿服务走出“打卡式参与”的困境，关键在于立足专业特色、找准赋能乡村的切入点。青年扎实的理論素养和专业底色，汇聚起破解乡风文明难题的三重核心能力。

转化宏大叙事、对接乡土话语的理论阐释力。乡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迫切需要提升理论传播的穿透力与亲和力。青年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乡土话语、青年话语，在“文明润乡”专题宣讲实践中，依托“红马扎”的流动宣讲模式，从“请群众来听”变为“到群众中去讲”，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直接开展面对面交流，将“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精髓与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风传承怎么做”“人居环境怎么治”等具体行动号召。让村民听得懂、愿参与，实现了文明宣讲的零距离触达，为乡风文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弘扬时代精神、融合乡风民俗的价值引领力。价值引领，难在入脑入心。青年群体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强，善于突破基层文化活动内容单一、传播受限的困境。他们以青年视角深挖“最美人物”“最美家庭”等乡土道德资源，将其改编为村民爱看愿传的普

法情景短剧、共评共议的道德讲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巧妙融入乡村文娱生活，让先进事迹在沉浸体验中走进群众心坎，于潜移默化中培养村民崇德向善、知法懂法的自觉。

深耕基层田野、精准把脉破题的调查研究力。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国乡村地域广阔，不同村落的文化底蕴与面临的治理痛点千差万别，志愿服务必然要坚持问题导向。在赴淄博开展的“以青春，赴乡村”主题调研中，青年学生带着严谨的学术视角，走进乡村田野、基层一线，全面收集各村域的真实状况。他们既详细记录了样板村通过道德积分制由“涣散落后村”蝶变为“全国文明村”的乡风善治经验，又学以致用，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转化为一村一策的治理建议，协助更多处于转型期的村落梳理发展难题，真正做到以行践知、以研促治。

模式创新

拓宽涵养乡风的实践路径

青年赋能乡风文明，既需要扎实的专业能力，也离不开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只有将核心能力转化为可持续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避免服务“悬浮化”，让青年力量在乡村扎下根、结出果。

坚持品牌化运作，打造一村一品的文化标识。志愿团队应以调研为基，立足不同地域的资源禀赋，协助打造差异化品牌。在红色文化富集地区，探索开展红色足迹研学和革命故事微宣讲；在民俗底蕴深厚的乡村，策划具有乡土气息的“村晚”或非遗节庆体验。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唤醒

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从单向输出转向品牌共创。

融入基层微治理，激活文明实践的末梢阵地。基于沂水等地的“青年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主题调研发现，青年力量不能游离于乡村社会网络之外，针对“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深层乡风痛点，志愿团队依托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推行“群众点单、村委发榜、团队接单”的匹配机制，实现服务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组织主题圆桌议事会，引导村民围绕传统习俗问题展开思想碰撞。在寻求破旧立新的共识中，将移风易俗诉求转化为自主的道德评议，协助修订村规民约或道德积分体系，推动青年服务与乡村柔性善治深度交融。

深化常态化协同，构建校地联动的长效机制。乡风文明的涵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必须打破“节点下乡”的短期局限，构建起校地联动、实践融合、评价闭环的长效保障体系。推行校内专业教师、乡村基层干部组成的双导师协同机制，推动书本学习与乡土实践深度融合；打破课外活动与专业教学的壁垒，将志愿服务同学生的实习实训、学分认定紧密嵌套，切实贯通“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广袤的乡村不仅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更是青年学子上好“大思政课”的生动课堂。青年学子应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蓝图。在扎根泥土的接力奋斗中，不断书写“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青春答卷，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亚敏

整本书阅读是目前新课改不断深入背景下提出的全新教育理念，主要目的是促使语文教学从以往单一的语言知识培养向阅读素养、审美体验与创造能力的培养转型升级，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下文将针对“阅读·审美·创造”三位一体的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措施进行深入探究，为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构建循序渐进的

阅读能力发展体系

小学生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与帮助。因此在整本书阅读教学背景下，教师需要构建循序渐进的阅读能力发展体系，保证学生能够在自己能力与认知范围内逐步学习，从基础性阅读逐渐到理解性阅读、再到创造批判性阅读，对应的能力与素养不断提升。

在基础性阅读中，阅读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感知与信息整合能力，对整本书内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在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传授学生一些阅读技巧，如绘制思维导图、人物关系图谱、情节时间轴等，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内容的梳理，提取出关键信息。在理解性阅读中，教师可以驱动学生深度探索与分析文本内容，收获良好的审美体验。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班级内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站在多维角度去鉴赏文学内容，使学生可以透过文字理解其中的情感。在批判性阅读中，教师应当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与拓展，设计一些批判性评议、创意仿写等作业，促使学生发表自身的想法，对应的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得到良好锻炼。通过循序渐进的阅读能力发展体系，贯穿于学生的整个语文学习过程，驱动学生从文本的阅读向着审美体验、创意表达发展，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核心素养。

实现审美素养的

浸润式培养

在整本书阅读中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教师应当秉持“感知—理解—表达”的心理发展机制，实现对生阅读潜移默化地熏陶，保证学生的审美和创造力得到良好培养。在审美感知层面，教师需要为学生构建生动且形象的阅读情境，通过视频、音频等多种资源，刺激学生的多重感官，使學生产生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与感受。比如在学生阅读《昆虫记》时，教师可以在网络上寻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源，为学生生动形象地演示昆虫生命发展过程，让学生与文章中的插画进行对比，进而产生深刻的体会，感受文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的联系。在审美理解层面，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深入鉴赏与分析文本中的内涵，促使学生深度阅读。教师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与引导作用，结合本节课内容提出具有鉴赏意义的问题，驱动学生转变自身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进而可以更好地领悟到作品的美学以及文化内涵。比如在学生阅读《草房子》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文章中所提到的‘芦花’‘夕阳’‘红门’分别象征着怎样的审美？”帮助学生深入鉴赏与研究，实现对整本书内容的批判性思考。在审美表达层面，教师应当设置实践任务，引导学生从最基础的语言模仿到叙事的重构，将自己对审美的感悟与理解转化为具体的行为。通过循序渐进的引导，为整本书审美感知构建的完善的框架，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审美能力。

构建创造性转化的

实践平台

在整本书阅读中，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价值，促使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审美素养得到良好发展，教师需要构建创造性实践平台，通过项目化学习模式，充分彰显班级内学生的主体位置，促使学生从文本理解到审美体验再到创意输出，形成完善的学习体系。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开展文本创造与预警迁移的项目化任务，促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把握好文章主题、风格与精神，实现个性化、时代化的表达。比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为经典故事任务设计形象卡，或者把推文本创作相关的主题诗歌等等，保证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将阅读体验实际表达出来。其次，教师应当设计一些具有创意的实践表达任务，引导学生跨媒介叙事与多元表达，鼓励学生将文字文本转化为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尝试创作绘本、数字动画或者拍摄微视频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在文学的基础上，融入色彩、构图与镜头语言，将对对应的情感通过更加生动且形象的方式传递出来，对应的媒介素养与整合创编能力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最后，教师需要设计项目化输出任务。比如在学生阅读科普类、历史类或者现实体裁的整本书时，可以鼓励学生实践观察、收集资料，建立起阅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创作生活性的作品。通过创造性实践平台的构建，促使学生实现从“被动阅读”到“主动创造”的范式转变，学生在深度探究中深化理解，最终达成语文核心素养与跨学科能力的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中构建“阅读·审美·创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符合新课改教学要求，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综合考虑班级内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设计循序渐进的阅读能力发展体系，保证学生掌握整本书阅读方法。并且从“感知—理解—表达”启发学生的审美素养与审美创造力，在这一基础上搭建创造性转化实践平台，通过项目化任务鼓励学生进行创意表达，将自己在整本书阅读中的收获以及审美鉴赏内容转化为实际作品，使学生收获良好的学习体验，整个小学语文教学质量与效率将会显著提升。

(作者单位：栖霞市大庆路学校)

(作者单位：潍坊锦华学校)

「阅读·审美·创造」三位一体

小学整本书阅读教学措施

音乐教育与学生心理问题预防化解及干预

□朱梅

与普通高中相比，中职学校的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部分学生经历过中考失利，自我认同感偏低；部分学生来自家庭结构不完整或经济困难的家庭；此外，就业焦虑、人际疏离、身份认同困惑等问题在学生中不同程度存在。

面对上述问题，学校常规的应对方式以班主任谈心、德育训导、心理咨询室转介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方式存在明显局限：部分学生面对面的谈话式干预存在心理抗拒；德育训导侧重于行为规范约束，对情绪层面的疏导作用有限；专业心理咨询力量在基层学校普遍不足，难以覆盖有潜在需求的学生群体。

在此背景下，探索一种低心理门槛、高接受度、便于常态化实施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成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现实需求。音乐教育，因其非侵入性、情绪唤起能力强、易于融入日常教学等特点，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音乐教育影响

心理状态的理论基础

神经生理机制：从神经递质到自主神经调节。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具有明确的生理基础。当个体聆听愉悦的音乐时，大脑奖赏系统被激活，伏隔核释放多巴胺，同时内源性阿片类药物（如内啡肽）分泌增加，产生愉悦感和放松感。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音乐能够快速缓解个体的

焦虑状态。

与此同时，音乐对自主神经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节奏舒缓（约60—80拍/分钟）的音乐可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呼吸频率和皮肤电导反应，帮助身体进入放松状态；而节奏明快的音乐则能激活交感神经系统，提升唤醒水平，对抗疲劳和情绪低落。此外，研究表明，聆听舒缓音乐可使皮质醇水平显著下降，而皮质醇正是与焦虑、压力反应密切相关的“压力激素”。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乐者，乐也”的身心合一观。比现代神经科学早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思想已经深刻揭示了音乐与身心健康的关键。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视为人格修养的完成阶段，意味着真正的道德境界与情感涵养，最终需通过音乐的浸润得以实现。《礼记·乐记》明确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直接点出音乐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使人快乐、疏导情感。

中医音乐治疗理论则构建了更为具体的操作框架。其中“五音入五脏”学说认为，角、徵、宫、商、羽五音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不同的音乐调式可作用于相应的脏腑经络，调节气机运行。北宋欧阳修在《送杨置序》中自述通过弹琴治愈“忧郁之疾”，感叹“用药不如用乐也”。清代医家吴师机在《理喻辨文》中亦指出，因七情内伤所致的心病，“听曲以忘忧，观景以解郁”，往往比单纯用药更为有效。这些传统智慧为当代音乐教育介入心理疏导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

音乐教育预防与化解

学生心理问题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笔者在教学中尝试将音乐教育有意识地融入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初步形成了三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情绪识别与共情：以音乐为媒介打破心理防御。对于存在情感压抑或防御心理的学生，语言沟通往往难以直接进入其内心。音乐作为一种非言语媒介，能够绕过理性防御，直接激活与个人记忆、情感相关的神经回路。熟悉的旋律成为“情感钥匙”，为后续的教育沟通创造了条件。

集体情绪调适：合唱活动中的归属感重建。集体音乐活动（合唱、合奏）要求参与者进行听觉监控、节奏同步和声部配合，这一过程在神经层面激活镜像神经系统，促进个体间的情绪共调和群体认同感。对于存在人际疏离感的学生，合唱等集体音乐活动提供了一种低风险的社交参与方式，在“一起做一件事”的过程中自然建立归属感。

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从“被动听”到“主动用”。除了课堂和集体活动，笔者还尝试教给学生一套可自主使用的“音乐情绪调节方法”。这一方法的本质是帮助学生从被动的音乐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情绪调节者。其理论基础是音乐情绪调节的“匹配—转换”模型，即先通过匹配音乐实现情绪的承认与释放，再通过转换音乐实现情绪的调控与重建。这一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长期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意义。

体验中自然养成劳动习惯。

规范用书管理，强化源头管控。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学生用书与教师用书必须分开，严禁将指导手册作为学生教材使用。要加大规范学生用书的推广力度，建立省市级推荐用书目录，每两年组织专家评审更新，引导学校择优选用。督促各出版单位对标《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严格规范手册的编写体例和命名方式。学校要健全教材选用委员会，严把选用、发放、使用三道关口。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规范框架内开发校本劳动教育活动案例，但须经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深化实践设计，凸显育人价值。要让学生真正动手实践、接受锻炼，坚决避免形式主义。一是构建分层分类的劳动实践体系。根据劳动特点，小学低年级以生活自理、班级值日为主；小学高年级增加校园种植、手工制作等；初中阶段引入生产劳动、社区服务；高中阶段开展职业体验、公益劳动等，形成“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梯次结构。二是深度融合本地特色与真实场景。各地应充分挖掘地域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实践项目。例如，可依托农业资源开展田园农耕课程，利用校外基地组织生产劳动，联合社区推进常态化志愿服务，结合本地产业开发职业体验类课程。这些做法将劳动教育与本地资源紧密结合，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劳动、在劳动中成长。三是强化师资与课时保障。加大专职劳动教师配备力度。通过转岗培训、学区走教、聘请校外劳动教育导师、招募劳动实践志愿者等方式缓解师

□徐欣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关键举措。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印发以来，劳动教育逐步从理念走向实践，育人成效持续显现。但在基层推进中，概念理解、教材使用、活动设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題，影响了育人效果，需要以更高站位、更精细的举措推动其回归本真，提质增效。

现状扫描：

劳动教育实施中的几个现实问题

当前，部分地区和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概念边界模糊。一些学校将体力劳动等同于劳动教育，片面强调“出力流汗”而忽视价值引领，出现“有劳动无教育”的现象，或将劳动教育窄化为打扫卫生、任务打卡等单一形式。二是教材使用不规范。学生用书与教师用书混用，甚至将教师指导手册当作学生教材发放，导致学生“听劳动”多于“做劳动”。三是实践流程流于形式。课程表上的劳动教育课时被挤占，内容设计单一、缺乏学段分层，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学校仅以填写劳动清单代替劳动过程、以手抄报代替过程性评价。

原因分析：

认知、执行与资源的多重因素

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认知层面，科学的劳动教育观尚未深入人心，部分教育工作者将劳动教育视为德育或体育的附属品，家长重分数轻素养，导致家校脱节。执行层面，政策落地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教材选用、课时安排、师资配备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多数学校没有专职劳动教师。资源层面，优质规范的教材及实践场地供给不足，城市学校缺乏劳动空间，校外基地建设滞后。

优化路径：

以规范与创新提升育人质量

推动劳动教育真正落地见效，需要从厘清概念、规范用书、深化实践、完善保障等方面系统发力。

厘清概念边界，明确各方职责。要准确把握劳动教育、劳动实践、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指导四者之间的关系：劳动教育是核心目标，劳动实践是基本途径，劳动实践活动是学生载体，劳动实践指导是教师行为。学生用书应统一规范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手册》，突出“活动”与“体验”；教师用书为《劳动实践指导手册》，突出“指导”与“支撑”。通过专题培训、教研研讨等方式，引导教育工作者准确理解劳动教育的内涵。同时，明确家庭、学校、社会的不同职责：家庭侧重日常劳动习惯培养，学校负责系统课程与实践活劢，社会提供平台与资源支持。可借鉴部分地区的有益探索，如推行家务劳动契约制、校园劳动竞标制、社会劳动申领制，形成三方职责清晰、协同发力的格局，让学生在全程